

小說組 第二名

高二丁班 楊 颺

玉樓春

秦淮河畔，長板橋旁，歌樓舞榭鳳簫長；平康巷內，處處金粉，胭脂紅綃十里嘗。時當崇禎年間，那春陵王氣早喪，鳳城金陵粉黛香，六朝風致屬平康，亂世烽煙勢強，燃不著莫愁湖畔柳嬌黃。



粉黛圍內玉樓，乃金陵名翠館，那樓主姓玉，名如意，收有一義女，生就嫋婷之姿，還只盈盈十五，學就曉風殘月，一曲玉樓春詞尤唱得鶯嚙婉轉，名動金陵，故花名玉樓春，謂玉樓逢春。

時當陽春三月，遊河之人著實不少；河上十餘艘花舫隨波盪，槳聲輕柔，脂香陣陣，處處絲竹笙歌，一派煙水風華之況。忽聞笛聲歇處，鶯聲嚙嚙，聽唱道是一闋玉樓春：「東城漸覺風光好，皺縠波紋迎客棹，綠楊烟外曉雲輕，紅杏枝頭春意鬧。浮生長恨歡娛少，肯愛千金輕一笑，為君持酒勸斜陽，且向花間留晚照。」歌聲輕柔，餘韻不絕，河上眾人一齊叫好，都道：「這玉樓春真乃秦淮一絕，等閒難以聽到，今日若非託了督府公子文采，只怕黃金十兩，珍珠一斛，玉姑娘還不肯賞臉呢！」

那廂船上，玉樓春歌罷，略施了一禮，旋回進後艙，另有其他歌妓吹笛唱曲。督府公子向席上一位書生笑道：「柳公子初到金陵便得聞這玉樓春，可算得不枉此行了，這玉樓春生就一副傲心性，若無文才，恁多大的財勢權位也休想見她一面，若要得聆清音，還得詩一首，詞一闋，文一篇，瞧得中意了，才以一曲為限。」那公子柳雲生嘆道：「可也算的心比天高，身為下賤了，這玉樓春是個才女吧？」督府公子答道：「琴棋書畫，無所不精，且甚有氣節，不交奸黨權臣，但結東林復社。」，柳雲生道：「身在煙柳尚心繫國事，這等氣性卻也難得，多少讀書人尚無此氣節。」玉樓春於珠簾後聞得這一番話，又見那柳雲生溫文儒雅，且三言兩語間便道出自己心情，正是：今生因緣前生定，把酒難遇是知音。悄聲相詢那柳公子何許人也？回說乃復社文人，祖籍蘇北，由於南闈試近，故暫居於此，現礙於生計，才在督府府內擔任書記，想來也是位愛國才子，於席散後歸舟之際，暗遺一冰綃帕於前，上題：清明時節，粉黛樓前，柳青雲生，玉樓逢春。

細雨紛紛，笙歌陣陣，玉樓今主盒子會，那盒子會乃是院中姑娘們結為手帕姊妹之盛會，各人攜一盒兒，內裝鮮物異品，會期間比較技藝，撥琴阮，琵琶聲聲南北套，笙簫奏，橫笛春江花月調；深鎖樓門，只許男子樓下觀看，若中了意，便拋物事上樓，相當，便拋下果子，引入畫樓，成了梳攏。

那柳雲生樓下少待幾度，忽聞一曲玉樓春，忙忙然綃帕取出，裹一玉墜，擲上樓頭，歌聲歇忽，拋下綃帕包著團圓果，樓門開處，桃李湘珮醉香拂。

如絲細雨和輕煙，清明繫下同心結。玉樓苑內人聲喧，大紅雙囍堂上懸，排下玳瑁筵，玉樓春身著鳳冠霞帔，端坐席前，院中姐妹紛紛上前賀喜，都道：「樓妹今兒新得折桂客，招得個秀才相公入玉樓。這柳公子是復社才子，樓妹乃秦淮名佳麗，如今成了姻緣，可不正是才子佳人？」玉樓春笑道：「多謝眾位姐姐好口采，小妹也願姐姐們來日都得個好姻緣，嫁得如意郎君。」韋紅梅乃道：「既如此，樓妹當為此浮一大白，才不負此佳日，梅姐敬你一杯。」餘人皆道：「很是，很是，今日不醉不休！」玉樓春笑飲了一杯，頓時雙頰酡紅，更添春色，眾人還待再敬，玉如意忙道：「樓兒量不好，可別灌醉了她，」說著抿嘴一笑，又道：「待會若吃不下交杯酒，看你們怎生賠？」

眾人一陣譁笑，忽聽門外一聲：「新官人到。」只見柳雲生手持摺扇，身穿書生衣巾，更顯的面如冠玉，溫文儒雅，瀟灑步門而入，團團一揖，道：「有勞眾位到賀，小生這廂有禮了。」眾姐妹笑謂玉樓春：「這般人才，難怪樓妹如此重意，好個英俊郎君。」玉樓春不禁滿面暈紅，低頭不語，一時諸事排畢，筵席大張，席上觥籌交錯，笑語盈盈，酒過三巡，柳雲生與玉樓春相偕立起，舉杯遍席致意，賓主齊盡三觴，飲罷韋紅梅笑道：「當此良辰吉時，新人成雙，合歡有酒，豈可無詩？柳公子何不成詩一首，讓樓妹唱來，如此不更添雅興？」又一人道：「樓妹花名玉樓春，以此曲名揚金陵，而今身在玉樓，花月正春風，不正合此情此景？作詩落了俗套，未如一闋玉樓春唱來，不更真切？」眾人哄然叫好，早有人取過琵琶來，玉樓春默默接過，低頭撥弄半晌，方抬起頭來，漫聲唱道：「梨花似雪草如煙，春在秦淮兩岸邊，千門綠陽多情柳，瑤臺雲生照嬋娟。月上玉樓倚紅顏，梧桐院落影秋千，暮春東望花逐水，夕陽雖好奈何天。」唱罷，滿席盡皆喝采，齊道：「佳人名曲，皆是玉樓春，相得益彰。」又道：「曲子倒還罷了，只這詞兒卻不曾聽見，不知從何而來？」玉樓春微笑不語。

一時筵席吃罷，玉如意起身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大家奏樂，送新人入房罷。」說著鼓樂齊奏，玉樓春與柳雲生雙雙站起走向後堂，眾人亦紛紛告辭出門，都道：「明日必來道喜的。」

才道芙蓉帳流蘇，水畔妝樓，柔情蜜意似水流，纔簪珠翠青絲梳籠，菱花鏡裏春容，粉黛描出春山瘦，胭脂染出水菱紅，薰蘭馥麝似情濃，鶯啼煙柳，繡房深閨，夜夜鳴鸞鳳。楚臺風雲笙簫幽，訪翠眠香情難收，秦淮水鄉不知愁，怎道那帝京城闕煙九重。



一日春暖日和，滿園春色燦似錦，玉、柳二人憑欄而坐，對著那三月春景酣觴吟詠，忽聽樓下一陣喧鬧，正不知頭緒，院公李順氣急敗壞的衝上樓道：「柳相公、樓姑娘，俺方才聽人說，反賊李自成已攻佔了北京，皇上自繹煤山，群臣南渡，淮北中原已淪陷啦！」柳雲生一驚站起，顫聲道：「淮北淪亡，難道朝中竟不設法恢復中原麼？」李順道：「大街小巷中都在議論著，傳聞朝中將立福王爲新君，登基南京。聽說還是馬士英、阮大鍼這兩個奸佞促成的。」柳雲生沉吟道：「淮北淪陷，必是兵禍連結，百姓受災。」想起了蘇北的雙親，不禁憂心如焚，轉向玉樓春道：「樓妹，鄉里烽煙，雙親不知安危如何，我放心不下，想過得幾日就北行前往探視，雖說科期已近，卻也顧不得了…」李順插口道：「等不得的，再過得幾日淮北移防過江，道上征戰，只怕連路都封了。再說，朝中奸黨得勢，如今正四下追捕復社文人，相公還是及早走罷。」玉樓春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李順，即刻去收拾打點細軟。」李順忙答應著去了。

玉樓春方轉向柳雲生道：「事不宜遲，雙親信音未準，兼禍故並起，柳郎即刻啓程，勿再遲疑。」雖是如此說，臨別在即，自不免傷感。柳雲生心中一酸，開口道：「樓妹，多蒙你識大體，你我成婚還只半月，如今卻要匆匆分離，相隔兩地…」玉樓春正色道：「有道是：溫柔鄉乃英雄塚，勸君趁早揮開免災殃，莫效那兒女之態。」柳雲生道：「此去存亡未卜，相見不知何年何月？」聽到此處，玉樓春淚水不禁奪眶而出，取過琵琶，凝目望著夫君，緩緩說道：「待妾再與君歌一曲…」五弦一揮，仍是一曲玉樓春，只是，卻已泣不成歌了，柳雲生怔怔聽著，心中一片空白，似明似暗，不知身爲何物。

驀地曲調一變，轉爲哀淒，只聽得玉樓春悲聲唱道：「秦淮河畔柳青青，幾曾灞橋籠煙行？春三二月燕來晚，怎解落花誤歸期。衰草長向古道黃，蒲葦當隨磐石傾，春絲飄零逐逝水，何年天台桃花新？」唱罷聲淚俱下，柳雲生亦是淚流滿面，二人凝眸相對。柳雲生低聲吟道：「誓不相隔卿，不久當還歸，誓天不相負！」玉樓春回吟：「君當作磐石，妾當作蒲葦。蒲葦韌如絲，磐石無轉移。」自懷中取出一方冰綃帕，咬牙笑道：「君作焦仲卿，妾就爲劉蘭芝！柳郎，許我一諾，無論局勢如何，即是國破家亡，務必歸來重見面，縱是生離死別足矣！」柳雲生含淚道：「樓妹放心，縱隔千山萬水、千日百年，必應此言，」手指冰綃帕上詞「今生終不負妳玉樓春！」。



此時李順上樓稟道：「相公，諸事都已備齊，只待相公起行。」柳雲生點頭站起，又與玉樓春相望良久，這才緩步下樓。玉樓春怔怔的倚欄而立，直至柳雲生出門登船，舟楫隱沒遠處，獨留甸前一片陽春煙景，綠波碧水，陣陣清風拂動羅衫，掠起幾瓣落英嵌上髮梢，她仍俏立樓頭，良久，才長嘆一聲：「春將盡矣！」

金荷落，銀缸黯，更漏已殘，堪堪半載無魚雁傳。烽烟燃，半壁江山，良人未還，學作關盼盼，玉樓上望眼欲穿，春寒料峭桃花顫，黯春山螺黛淡，病煞西子弱勝衣衫。只道伯勞東去燕西還，鵲橋銀漢，雲鎖九霄渡應難，夜夜鴛鴦錦衾單，紅袖倚欄意闌珊，步香階蒼苔，滿樓霜月寒，問青天這情怎堪。聞道清兵入關，心冷意殘，取介定情綃帕重觀，一闌玉樓春深情款款：梨花似雪草如烟，春在秦淮兩岸邊，千門綠楊多情柳，瑤臺雲生照嬋娟。月上玉樓倚紅顏，梧桐院落影秋千，暮春東望花逐水，夕陽雖好奈何天。

看罷興嘆：「金粉未擔，郎君一去不轉，國破家亡不旦，豈可歌與胡虜？回首前景不堪，今是昨非夢已還，只盼芒鞋緇衣綾羅換。」待得棲真入道，又忖：「雖說是情緣斷，夢已還，再無意鉛粉擔，胭脂染，重操舊時調，更無意重續舊情。只那誓盟若石磐，一言許下終身絆，若負了呵！真乃鐵石人，無肺肝，罷罷罷！自柳郎去後，奴說與媽媽，早是繡帘放，掩重門，樓院深鎖清風寒，婢僕遣散回家轉。琵琶封，歌喉歇，再不鶯嚙燕聲婉轉，母女二人辭了舊業，就做些針黹度日，倒也清靜。今既是舊誓難違，不如繼續住著，既陪著媽媽，亦守舊約。」如此仍與玉如意住在玉樓，只心若古井，香殘爐冷再不動情念。

某日，玉樓春正於房中描花樣。忽聽角門外一陣叫門聲，玉如意詫異道：「這時辰尚有何人到來？」說著下樓啓門，只見一倩裝女子駐立門外，卻是韋紅梅，韋紅梅笑道：「玉姨娘，這許久不見可好？樓妹可好？這是怎麼說，青天白日的朱門深鎖，大半年也沒往來，不知情的還道妳倆閉門坐關，參禪清修呢！」玉如意一面讓她進房上坐，一面笑說：「參禪的是你樓妹，我可不知情。」說著長聲叫道：「樓兒，捧茶來，你紅梅姐姐在這呢！」不多時玉樓春手托茶盤下樓，奉與二人，笑道：「紅梅姐今兒怎麼有閒來坐呢？」韋紅梅不答，只心不在焉的低頭望著蓋碗，半晌才道：「樓妹，我今日來是有事請你相幫…」玉樓春道：「姐姐有什麼事儘管吩咐，什麼幫不幫的？」韋紅梅低聲道：「我受人之託，前來請妹妹下樓，再往馬府唱一曲玉樓春。」玉樓春臉色陡變，說道：「姐姐，我立志守節，早歇了舊業，歌喉曲子都擱下了，怎麼還會唱曲伺候？」韋紅梅道：「我知你貞節，姐姐也是迫不得已才老了臉皮來求妳！若請你不去，我禍可就大了，樓妹，你就看在過去情誼上去唱一曲，也短不了你什麼，再說，這馬公子過去你也見過，也是個有文才的讀書人，從前曾請你去唱曲的…」玉樓春插口道：「你說的這馬公子該不會就是鳳陽督府馬士英的姪子罷？」紅梅喜道：「對對，正是，妹妹妳向來眼界甚高，能得你歌一曲的必是雅人賢士，你從前既可為他唱曲，如今再去一次想也無妨…」玉樓春怒道：「呔！這姓馬的是奸臣馬士英的姪子，馬士英弄權誤國、陷害忠良，與阮大鍼狼狽為奸，禍國殃民，擁立昏庸無能的福王，使朝綱敗壞、吏治腐敗，更迫害復社文人，使柳郎須得遠避他方，如今大權在握，種種無恥之逕更是展露無遺。我從前不知，只憑文采取人，事後想來好生慚愧，如今怎還



能去他府裏唱曲？」韋紅梅道：「這些事我們女人管什麼呢！橫豎礙不著我們。」玉樓春冷笑道：「這等廉恥喪盡的奸惡之徒，若與之往來，將自處於何等邪？勸姐姐還是趁早明哲保身，免為天下仁人義士所不齒。」韋紅梅急道：「樓妹，我又何嘗願意如此？你不知，近來宮中中秋排戲，搜羅煙花舊部，正由馬士英檢選，若得罪了他姪兒呵！選入宮去，只合白門柳色困深宮，梨園內苑度春秋，一生一世也出不得。樓妹，就這一遭，妳不能見死不救呀！看在咱倆是好姐妹，梅姐向來待你不薄，妳總得幫我呀！」說著已是泣不成聲，玉如意也在一旁幫腔：「樓兒，妳去一遭，就算是積德了。妳若不允，紅梅可怎生是好，這不是妳害了她麼？」玉樓春聽見如此說才勉為其難的答應了。取了琵琶，二人旋即出了玉樓，往督府第而去。

只見督府第中張燈結綵，筵席大排，督府公子坐在上首，身旁另有十數位清客，席上談笑風生，觥籌交錯，席前數名舞姬翩然起舞，一派奢糜之景。韋紅梅趨近席前向督府公子低語數句，督府公子點點頭，手一擺，舞姬們隨即止舞退入內堂。韋紅梅向玉樓春招了招手，搬過一張繡墩放在席前，玉樓春緩步入內，低頭坐下，懷抱琵琶撥弄了幾聲，抬頭向席上掠了一眼。

忽地全身猶如雷擊，心頭一震，只見督府公子身旁一人書生打扮，面目俊美，正是自己半載以來念茲在茲，盟誓繫之的柳雲生！乍見玉樓春，柳雲生亦是驚得定在當下，二人四目交投，不知身在何處，是真是幻？耳聽得督府公子笑道：「這位姑娘就是名動金陵，堪稱秦淮一絕的玉樓春，人如其名，這曲玉樓春等閒難以聽到，席上諸君只有在下與柳公子曾得聆清音。今日玉姑娘肯賞光前來，真是天大的面子，須知此曲由玉姑娘唱來，真有如新鶯出谷，餘音繞樑，難以言喻啊！是罷，柳公子？」

「唔？是…」柳雲生此時如在夢中，只含糊應道，督府公子轉向玉樓春道：「如此，有勞姑娘歌一曲。」玉樓春兩眼定定的望著柳雲生，輕聲道：「我便唱一曲…玉樓春。」說罷一揮琵琶，有如清泉激石，深情款款的唱道：「梨花似雪草如烟，春在秦淮兩岸邊，千門綠楊多情柳，瑤臺雲生照嬋娟。月上玉樓倚紅顏，梧桐院落影秋千，暮春東望花逐水，夕陽雖好奈何天。」一曲既終，席上采聲不斷，都道：「果然名不虛傳，好一曲玉樓春。」督府公子笑道：「那還消說，二次得聆此曲，真乃不世之遇，柳兄…」他轉向柳雲生，詫異的問道：「柳兄，你怎麼啦？這玉樓春你又不是沒見過、聽過，為何如此失魂落魄？」

「公子不知，」柳雲生這才回過神來「在下上回南來金陵，於公子舟上得見玉樓春，一見傾心，其後綃怕定情，遂結鸞儷…玉樓春原係小生聘娶。半載前在下北赴探親，與樓妹相別，訂下盟約終待團圓，誰知為烽煙所阻，直至半月前才得重回金陵，本以為今生已無緣，沒想到卻在此處相逢…樓妹！」他轉向玉樓春，欣喜的道：「這半載可委曲妳啦！妳可安好？」

「柳郎…」玉樓春低聲道「既是你半月前就到金陵，因何未到玉樓？」柳雲生道：「何曾沒去過？只是見院門深鎖，



樓前荒蕪，還道你早已離去，但仍記得你我二人的誓約，不願就此離開金陵，便來投靠督府公子謀個小差使糊口。誰知你尚在玉樓，小生實是負你良多。」玉樓春道：「奴自君去後遂深鎖樓門，立志守節，謹守舊約，早拋開了舊業，今日應紅梅姐姐之託，才重彈舊調。」

「哈哈，兩位可真稱的上情深意重，」督府公子笑道：「一個千里往返，為赴舊約，一個獨坐高樓，謹守舊盟，才子佳人兩地相思、咫尺天涯，今日陰錯陽差的重逢，一對璧人終得團圓，這可不是戲上的張生與崔鶯鶯？綃怕情緣，本朝西廂，好一段佳話！」柳雲生道：「公子取笑了，今日我夫妻團圓，只小生卻無功名，樓妹怎消得夫人作？」督府公子笑道：「今日見了這麼一件良緣，少不得錦上添花。柳兄既已脫離復社，那謀逆罪名也早洗清了，一切包在在下身上，必求家叔賞個一官半職，讓兄台衣錦還鄉，風風光光的重辦喜事，那時啊！玉姑娘才真是『一個夫人也做得過』！」柳雲生笑道：「多謝公子，這般高義我夫妻自當答謝的…」

驀地裏豁瑯一聲，玉樓春將手中琵琶往地上一擗，登時摔的粉碎，冷笑道：「玉樓春乃青樓歌女，出身寒微，怎敢攀得夫人作！」席上眾人盡皆愕然，柳雲生開口道：「樓妹…」玉樓春斜睨了他一眼，森然說道：「柳郎，當初秦淮河上、玉樓院內君乃復社才子，高風亮節，這才得妾傾心相愛，鍾情不已，。而今君貴為南朝新吏，督府門客，怎比昔日那貧而不諂，滿腔報國之心狂放不羈的白衣書生，奴家不敢高攀！」說著便轉身朝外走去，柳雲生忙快步趕上，顫聲道：「樓妹，是我一時糊塗，東林黨傾，復社文倒，中原已陷夷狄，南朝金粉消亡，而今世道紛亂，我也不作官了，就同你回鄉歸隱田園去罷！」玉樓春聽他如此說，容色稍霽，溫言道：「柳郎，自帝京城頭胡幟飄，皇室南渡，南朝金粉如曇花一現嬌，山河破碎，社稷飄搖，早是國破家亡了，更何有兒女濃情、室家之樂？本待把這塵世拋，癡情消，只那誓言怎開交？如今可好，羈絆已了，姻緣簿早勾銷，再無甚磐石蒲草。」柳雲生戚然道：「樓妹何故絕情至斯？敢情忘了帕上題詞，咱二人名兒一處標？」玉樓春手拈綃帕，回首笑道：「回頭皆幻景，對面是何人？」纖指分綻，冰綃片片隨風散，似落梅雪亂，飄然出門，歌道：玉樓春淡，那花月情根早斷，琵琶豈重彈？青燈古佛長伴。

